

那段岁月,青春飞扬

曲杰

那是2019年9月,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双鬓早已被时光染上了点点白色,热情地与当年下乡的地方——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琼结县下水乡下水村(原久河公社)村民打招呼、热情地拥抱,寻找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回忆。

他便是44年前响应国家号召从大连市申请到西藏的毕业生中,精挑细选的10位知青之一——林权久。“那时我刚过18岁,一晃44年过去了,大家都已近古稀。但我从未忘记那段知青岁月,乡亲们像亲人一样关心照顾我们的情景仍在眼前。”林权久如此回忆道。44年是一个人的大半辈子,弹指间消散而去,但没有消散的是10位知青与西藏的绵长情缘。

在电话采访中,我感受到了当年一群人上山下乡的辛苦,更体会到他们与西藏人民群众的温暖瞬间,还有他们为能够把青春奉献给西藏这片土地的光荣与自豪!

1976年,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大连市的知青和辽宁省其他市的高中毕业生奔赴西藏,插队落户。

梁晶、陈天全、李丽、安如盘、韩云、韩风玉、宋书梅、侯立军、尹志疆、林权久便是从众多大连市学生中挑选出来的10个人;其中带队师傅是牛吉堂,梁晶是点长、陈天全是副点长、李丽是生活委员。

他们共同住在生产队腾出来的一个院子里,院内6男4女各住一间,厨房、仓库各一间。10位知青的磨练也就此开始了。

春耕时,天刚蒙蒙亮,他们就被生产队队长用特大的牛角号给吹醒,起床后,共同与社员们拿着工具下地劳动。在干了三个多小时

的活后,便开始在田间地头吃饭。早饭是茶砖冲泡并加了盐的茶水就着糌粑。紧接着继续干活儿。午饭仍然在地头上,吃着炖得半生不熟的羊肉土豆,“我还记得”,林权久回忆道,“那种味道和感受有点让人接受不了,刚去时吃的糌粑在胃里不消化,胀肚、排气,让人非常难受。少吃还可以,如果一天两顿都吃,刚去的人是不适应的。但这是为了让我们尽早融入藏族百姓的生活中,是必须跨越的饮食关卡”。他们最后还是闭着眼,囫囵吞枣般地把几块肉和土豆咽了下去。由于晚上睡得晚,早上起得早,活儿又多,两顿饭没吃多少就躺在地头睡着了。

秋收期间,他们主要是负责收割青稞和豌豆并脱粒。收割用的镰刀是月牙形,是生产队铁匠打造的,刀长近50公分,刀宽近6—7公分,刀背厚有近1—2公分,刀把直径有5公分,自重有近六七斤,不用说割青稞,就是拿在手上都够沉的。所有收割人员排成一排,每个人分几垄,相互比赛,看谁割得快。人人都不想落后,所以当割到地头时,个个都气喘吁吁,汗流浹背,一头栽就在地头上休息。脱粒是生产队晚上在场院架上大灯,打开脱粒机,大家抱着一捆捆的青稞或豌豆往脱粒机的入口塞,进了脱粒机的青稞和豌豆杆被绞得粉碎,虽然带着口罩,但扬起的粉尘使大家的脸上、鼻孔、口腔到处都是细泥灰,呛得直咳嗽,这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

脱了粒的青稞、豌豆装进麻袋,用驴驮往粮仓门口,然后再由人往粮仓上扛。刚高中毕业的知青身体单薄,但他们仍然扛着近200斤的麻袋,攀附着又长又陡的阶梯,进入粮仓,将麻袋

堆好。尽管这样,他们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而且重活累活抢着干。由于高原反应,刚开始的时候身体很不适应,常常会出现头晕、胸闷、口干舌燥的情况,生产队队长和社员们对知青们很关心,有时看他们非常劳累,就让他们休息一会儿,但大家为了不影响知青的形象、不影响藏汉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关系,仍强撑着身体,强打着精神,坚持每天下地劳动。

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主要是修水渠、平整土地。西藏冬天的夜晚很冷,零下20摄氏度左右。生产队在水渠旁的平地上架起帐篷,在帐篷的地上铺上草,和藏族社员三四十人一个挨着一个挤在一个帐篷内,各自把行李打开就地而睡。外面下着大雪,帐篷内四处透风、飘着小雪,点燃的煤油灯随时有可能就被风吹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睡觉只好用被子把头蒙上,可仍然是全身冰冷。

大连的10位知青,来自不同的学校,每个人当时都在学校担任着团委或学生会干部,9名党员、1名团员,他们之间相处得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大家都有着集体观念和团队意识。在点长的带领下,全员人员每天白天劳动,晚上看书学习。大家的精气神十足,每当遇到困难和身体不适,都能相互帮助、鼓励和安慰,每当收到家乡亲人的来信,大家都会相互传看,共同享受着亲人的温暖。在西藏生活的那段期间,知青们发现藏族百姓饲养的猪都是放养,到处吃些很不卫生的食物。他们为了藏族百姓吃上放心肉,建议生产队盖了两排猪栏,二十来个猪圈,把猪集中起来饲养,知青点安排一个人担任起了猪厂“厂长”。每天整饲料、喂食,定期清理粪便,直到他们离开知青点。

知青们的辛苦劳作,藏族百姓都看在眼里,也都深深地记在心里。逢年过节,生产队的社员和知青点的知青相互拜年,互致问候,相互赠送家中美食。特别是生产队给每位知青和带队师傅送了特别礼物,一人一套藏装,大家都爱不释手。在一些大型活动时,知青们都将其穿在身上。

在插队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与藏族群众打成一片,不仅学会了干农活、做饭、日常藏语,还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而且让他们学会了克服困难、知难而进、舍己为人的品质和懂得了想做事要从大局着眼的胸怀。

时间一点点流逝,很快他们便结束了这段知青生活。林权久也向我讲述了他们在知青生活结束后的一些情况。

1978年高考恢复,梁晶考入西藏农牧学院、陈天全考入云南林业大学、李丽考入上海医大、安如盘考入河北师大、韩云考入上海复旦、韩风玉考入华中理工大学、侯立军考入西藏医学院、尹志疆考入吉林大学、林权久被提前上调山南地委工作,宋书梅因病刚进藏不久就离开了西藏回到大连。后来,梁晶在西藏工作了20年,林权久在西藏工作了15年,侯立军在西藏工作了14年,安如盘在西藏工作了11年。其他人分别在北京、大连和丹东等地工作。

虽然他们已经离开西藏多年,但只要有时间,他们都要进藏专程前往曾经与藏族百姓一起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下水乡下水村(原久河公社)看看、转转,与藏族百姓亲切交谈,叙叙当年虽然艰苦,但相互间真挚的友情,谈及与藏族阿爸阿妈、兄弟姐妹的感情时,都是热泪盈眶。



入党申请书(外一首)

郭译

那纸申请
想了很久很久
提笔千钧
却总是诉不尽
对党的敬仰
先锋模范
从脑海闪过很多很多
对照反思
却总是缩不短
与他们的差距
我藏起申请书
经历苦与累的洗礼
超越心中那些不可能
攀登、冲锋
人生上演速度与激情
鲜红的党旗飘啊飘
我用行动
为她增添一抹亮色
再次提笔
中申请书上
多了责任与担当

党员先锋

有一首歌经久不衰
永世传唱
那就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有一种情怀深沉热烈
滋养众生
那就是
润泽天下心系人民
有一种高度顶天立地
无法丈量
那就是
党员先锋模范的身軀
有一个集体光芒四射
前赴后继
那就是
党员先锋模范

紫外线

人间仙境——雅鲁藏布大峡谷

马张万

你。睡在
地球三极世界屋脊
半山白云半山绿
江水。像琼液一样
如我的心
在你迷人的
峰沟流淌

峰峦叠嶂
我。站在山上
犹如已在天上
疑似。仙境天堂

江岸的葱葱郁郁
宽阔平坦处。点缀着
农田掩映的村居
油菜。牦牛。斑斓的野花
惹得醉眼飘香

你。虽不似东非大裂谷
但你是。世界最长的
高原河流峡谷
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峰峰对面不相识。相向
几时何曾忘?

相向几时何曾忘
惹得醉眼飘香
疑似仙境天堂
在你迷人的峰沟
流淌……

千年沙棘



次仁龙布 摄

那片紫色的海

李精思

海中,身着各色轻纱的美女们在忙着选景拍照,一个个仿佛坠入凡间的精灵,有的踮脚舒臂,有的抱膝冥想,有的低眉浅笑,有的在花垄间小鹿般轻盈地奔跑……大片的薰衣草在烈日下紫得迷人,让人忍不住俯下身来,揽一袭入怀,深深地埋首其间,蹭一蹭娇艳的花瓣,嗅一嗅轻柔的花香,站起身来,高天紫海间伫立,无边的薰衣草尽收眼底,轻轻地闭上眼,任夏日的微风吹乱额间的碎发,骄阳热烈地亲吻着鼻尖,唇角不觉弯出了弧线……

睁开眼睛望向远方,只见青青的山环抱着蓝蓝的天,蓝蓝的天牵着白白的云,白白的云偎着绿绿的树,绿绿的树掩着远远的人家,一位花衣荷锄静默地站在紫海中,出神地眺望着远方山头……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垠的荒野里,突然间定格出这么一幅画来,是谁饱沾了油彩,在山谷中绘出绚丽多姿的画卷?哦,此刻的我们也是画中的那一个个攒动着的小人头呢!不远处,牦牛悠闲地漫步在小岗上的水渠边,低头啃食着杂草,时不时从鼻孔中哼出几声粗气,虫儿不知扯了哪片草叶子遮阳,低声嘶鸣着呼朋引伴,林荫道旁的树梢上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风儿吹来,薰衣草丛沙沙作响,是谁在林野间演奏天籁之声?看!造物主正在树影间挥舞着指挥棒,忘情地指挥着合奏团!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久居城市的人看到株绿草都觉得亲切,见着片空地都觉得奢侈,何不暂时地远离嘈杂与尘嚣,退回万物中小小一员,复归于天地之间,徜徉在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的紫色花潮中,感受大自然的野性与包容,享受内心的自在与放松,乐而忘忧,沉醉其间,你若问我如何才能达到这般境界?

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篇二:聆听花语

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爱情。我想,薰衣草的心声,只有摒退了人群的浮华与喧闹,才能听得真切,于是,选在雨天,我又一次前来造访了。漫步在雨中的贝拉村,沙沙的细雨轻敲着油布的伞面,咚咚的步音回响在空荡的街巷,残旧的土墙上,成片的苔藓雨中暗暗地泛出丝绒的绿光,原先热闹的摊贩们不见了踪影,桌凳被雨布捆了个扎实,一位藏族胖大姐“啞”地一声从门缝中挤出,“啞啞”给门落了锁,轻盈而去,高而瘦的藏族老大爷站在土院墙前淋着雨,盯着牦牛出神,一只戴胜鸟扑扇着花翅膀从天空中掠过。

路进薰衣草基地,雨渐渐沥沥顺着伞沿儿流成了一条线,稀稀拉拉几个人影飘荡在雨帘外,原来,竟有人同我般躲雨而来。

走在崎岖泥泞的垄间小道上,密密斜织的雨一点点粘湿了裤脚。一垄垄薰衣草湿哒哒地站立着,愈发显得枝疏花瘦,紫色的小花儿们漫天风雨中瑟缩着,似在絮语,我蹲下身来,伸手摘下一枝,花串儿上挂满了小雨珠,仿佛颗颗晶莹剔透的泪。花儿们顺着花梗整齐地排成一列,像一只只合翅欲展的紫色小蝶,又像是一张张赌气嘟起的紫色小嘴。我轻轻握住它们,闭上眼睛,沉下心来感受它们,同它们说着话:“告诉我,你想要说什么?”它们颤抖着,柔弱却又坚定地吐出两个字来:“等待”。

一对其貌不扬的中年情侣共撑一把伞,紧攥着手越过我走到前面,女人边走边对着薰衣草花田,摆出各种姿势自拍,男人则宠溺地配合着她,从各个角度将伞倾斜给她,生怕她淋着雨,一条老狗突然从花丛中窜出,围在他们身边不停地环绕跳跃,争着抢镜。

这对恩爱情侣也是经过了足够漫长的等待才得遇并深爱过彼此的吧?你呢?也同世间所有人一样,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等待吧!你曾等在晴天,等在雨天,等到山坡再次披上新绿,等到薰衣草也迁来了高原。

其实我也在等待,我曾在都市等你,在山谷等你,在人潮汹涌的车站等你,在午夜清冷的街头等你,“我在红尘等你,人间等你,守繁华之外,揽尽星辰入怀,千川归来,化一片沧海;我在极乐等你,九幽等你,望彼岸花开,常对三生浮白,不畏不改,度过过去将来”……飘渺的歌声从远方传来,恍然间一位身着紫衣紫裙,撑着紫伞的姑娘,迎面而来,她身上散发着紫色的芬芳,擦肩而过时,投来叹息般的眼光,转身又飘过像梦一样,那结满了紫色愁怨的一瞥,犹如电光火石,刹那间千山尽越。那是你吗,让我等待今生的薰衣草姑娘?



这儿的人们都在口口相传,山的那边,有片紫色的海……

拉萨这高原腹地,人待得久了,难免会生出一种被困感,只要一听说又出了什么新鲜玩意儿,大家肯定都迫不及待地前往,想要一探究竟,我也不可免俗地被卷入赴达孜贝拉观赏薰衣草的人潮中去了。

篇一:徜徉紫海

一进贝拉村,便被村民迎入一处密林做的停车场,停好车,沿公路上行,清凉的山风阵阵袭来,树荫、绿草、野花随风轻轻摇曳,两排村居整齐地临街而立,用以导流雨水的“弯月”刻满了白色的石灰围墙,门头上的祥布被风吹成海浪,门楼的中间凹出佛龛,顶上放置着牛头骨,牛头骨上插着转经筒,红漆铆钉的大门上的窄门半开着,院内丛丛玫瑰花树错落有致,忙于其间的藏族姑娘身姿绰约。路两旁的村居开辟出临街的商铺来,卖些饮料、小吃与遮阳帽,叫卖声不绝于耳,薰衣草经济初见雏形。

房屋的尽头连接着辽阔的郊野,遍地的紫一时间映入眼帘,我激动地指着那片紫色的花海,向远远被落在身后的儿子呼喊:“快看,薰衣草基地到了!”拉起儿子的小手,咯咯笑着溜溜地跑进薰衣草基地,艳阳高照,紫色花